

从中西造园史的比较看中国造园的发展^{*}

周珂

(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厦门 361004)

摘要 通过对中西方古代造园史上设计指导思想的比较, 分析了中国古代造园由盛转衰的深层的原因, 并对今后中国造园设计的发展提出一些见解。

关键词 造园, 园林设计, 城市规划

分类号 TU 098.4

设计理论既是造园创作中最一般的创作规律, 又是当时社会综合条件的产物。造园不同于其它门类的自然科学活动, 它是一种应用现成的物质技术手段来体现精神追求的创造活动。因此, 园林设计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体现, 其基本设计思想则是对这一双重体现的清晰、简明的表达。本文将绕过繁多的具体形式、手法等, 仅从最根本的设计原则来分析中国造园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以利更客观地评价中国造园的发展。

1 西方造园^[1]

1.1 古代造园

西方古代造园史, 主要包括古埃及、巴比伦, 古希腊和古罗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造园设计考虑的首要原则是实用性, 而以享乐观赏为主要目的的庭园只占极少数。造园设计原则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尺度感, 在表现方法上力求洗炼, 并趋向于直观、规则、几何对称的造型。

1.2 中世纪欧洲庭园

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统治力量是教会, 受宗教禁欲思想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造园几乎只是对前人原封不动的继承。就造园发展史而言, 主要有前期以意大利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修道院庭园和后期主要分布在英法的城堡庭园。在设计上仍主要以实用目的为主, 是建筑功能在室外的延续; 在造型上仍是一种僵硬简单的规则式手法, 几乎没有任何质的发展。

1.3 文艺复兴的时期

这是造园史上最重要的时期。由于有一个极为自由的创作环境, 使造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阿尔伯蒂的《论建筑》和意大利的台地园, 都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欧洲造园的发展。在设计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理性人文主义, 它以“艺术赋予一切以形式”为设计原则。即造园必须进行创造, 不仅摹仿自然, 并且修正自然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同时发掘

新的形象和题材,奠定了西方造园设计的理论基础,即在具体设计特征上强调以数的协调为基础。作为造园史典范的意大利台地园,正是这一设计原则在实践中的反映。

1.4 巴洛克风格与法国古典主义

巴洛克设计风格主要起源于意大利,在设计上一反人文主义的明快均衡之美,抛充了和谐安排的理念,力图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在造园上反映为用旋涡和动态的S形、曲线形和波浪形来表现平面布局,其代表作是位于罗马东南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别墅。法国古典主义是在君主专制政体鼎盛的条件下产生的,其设计理论基础是唯理论。认为美好的事物应当是简单明了和合乎比例的,在造园中感性的多样化应让位于理性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并直接地表现于法国古典规则式园林的设计之中。这相反的两极,反映了17、18世纪造园发展中的矛盾。事实上,巴洛克偏重于激情,是非理性主义的;相反古典主义则是理性主义并偏重于理智的。巴罗克的代表者们反对规则的绝对主义,为了达到造园形式的表现力和生动活泼宁可牺牲规则;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则在一切创作中恪守严格的规定和规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这也反映了二者的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古典主义以其严格的、规范化的规则体系限制了生机勃勃的造园创作;巴洛克则因热衷于强烈的对比而很快的蜕变为寓意体和肤浅的象征性,在造园上则进一步反映为洛可可风格。

1.5 英国风景园

英国风景式造园与英国的启蒙运动一样,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欧洲造园。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代表,加上在设计手法上几乎没有任何对个人才智发挥的限制,它很快地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传播开来,以对抗代表封建中央集权的法国古典园林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在设计原则上固有的特点是用历史的乐观主义去理解造园艺术和其发展前景,并赋予造园以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这一时期,其代表核心是关于自然界的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其各个部分都处于和谐的统一之中;自然是美的至高源泉。与此同时也认为人的个性是占有最高地位的。在造园创作中强调个性的发挥和新观念的探索,以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规则。

1.6 小结

此后,西方造园体系仍有着巨大的发展,从美国的造园和其浪漫主义思想、社会纲领到拉维莱特公园和解构主义,直至今日。但在本质上,它一直是在代表理性、现实的设计原则与代表感性、浪漫的设计原则,这两者在造园创作的矛盾对立冲突中发展起来。上述可以看到,西方造园之所以走到风景式、走到自然中,是有着其历史的必然规律的,它是随着社会的更替而发展的。中国园林的引入只能说是这一过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理论的完备性、多样性更强,更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但必须看到,规则式园林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造园的唯一代表,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阶段的代表。

2 中国造园^[2~5]

中国古代造园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美是第一位的。它是诗人画家的另一种艺术创作,是诗与画的物质的再现,而其对于园林意境的追求与对诗画意境的追求本是一回事。不同于西方造园体系,中国古代造园直到明初才出现为他人造园的职业园林匠师,明末才有第一部系统叙述造园理论的著作《园冶》。因此从古代文人士大夫对美的理解这一侧面来叙述,更容易看到中国古代造园设计的基本思想。

2.1 先秦

上古时的灵台、灵沼和灵囿,是以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为目的的。对设计的基本要求是简朴壮阔,表现一种强大的、原始的震撼力。同时在形态上也奠定了中国园林的山水骨架。至两周,园林的主要作用由娱神变为娱人,并成为造园的基本目的。至春秋战国,开始在山川之美与文人人格价值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其代表是老庄与儒家。总之,先秦文人对美的理解与后来的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几乎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伦理内容,强调由感情上的作用而产生艺术上的审美情趣,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抽象、意会、神秘和悟性,这也奠定了中国造园指导思想的主题。

2.2 秦汉

以无比广大的天地宇宙为模仿对象的秦汉宫苑,反映出秦汉帝国以空前庞大而又统一、完整的建筑格局为其国家象征的崭新要求。这是秦汉政治观和宇宙观在造园活动中的直接表现,其设计特征是追求一种充盈之美。

文人对美的理解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审美标准的功利性原则,把先秦的“智”转化为“比德”和“言志”,即自然的人化,这一点对于以后的造园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此时文人园林仍未成形。

2.3 魏晋南北朝

这是一个寻求个性解放的时期。随着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框架构筑的初步完成,造园也有着空前的飞跃。以山水审美为主体的文人园林的设计风格、手法虽在以后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但其最基本的原则却无不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它们包括以山水、植物等自然形态为主导的景观体系,“纤余委曲”的空间造型与诗歌、绘画等文人艺术的融合。这一切是与其要以园内外的双重空间关系来表现他们对于整个宇宙的理解和认识是分不开的,表现了对“真”和“意境”的追求。而皇家造园只是小规模地在形式上再现汉皇家苑囿建筑旧貌,标志着其已失去主导地位。

2.4 隋至盛唐

隋至盛唐,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总体上达到了顶峰,同时造园从设计原则到具体手法,也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隋西苑把秦汉宫苑那种广而散的“点布局”方式变为一种舒展宛致、富于韵律和节奏变化的“点、线结合布局”方式。唐代的宫苑则是中国皇家园林巍峨的纪念碑,其突出特点是宫与苑的紧密结合,形成宫中设内苑,外拥紫苑的形制,以保证在实现严整的都市、皇城、宫殿格局和建筑等级制度的同时,使宫城建筑与自然景观充分结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发展,作为隐逸文化物质代表的文人园林已趋于成熟。在功用上,园林已是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它,就谈不上文人士大夫特有的生活和文化。在造园艺术上,前人的成就不仅被全面继承和广泛运用,而且间接得以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总结,杜甫“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即是其最高审美境界的写照,并在以后的千百年中,一直是文人园林最基本的设计原则。

2.5 中唐至两宋

中唐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就造园而言,常令人籍以想象古时风貌的明清园林,多半是中唐至两宋的遗绪。中唐以后,“壶中天地”的境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文人造园活动中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追求,此时园林中的淡泊,与人们心底的寒寂本是一回事。也只有在大

帝国的衰败成定局后(与后句成因果关系),壶中的酣足才可能成为人们的理想,才可能力图在极有限的天地内创造出深广的艺术空间和容纳丰富的艺术变化。宋皇家园林只不过是略略放大了的“壶中天地”,与秦汉宫苑吞山吐海的空间原则相比,有天壤之别,与文人园林的格局也几无二致。在狭小空间内建立更为丰富、完整的景观体系;在构景上日趋工致(置石、叠山、理水、养葑花木)构成了中晚唐园林设计的特征。它在提出了古代造园后期的基本空间设计原则的同时,以丰富的艺术手段全力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创作之中,并为宋人在“壶中”构建起无比精美的园林景观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使造园的创作思维在宋以后的日渐枯竭成为必然。后期古代造园发展至宋代(特别是南宋)已凝聚成为高度成熟和完美的艺术典范,其原因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壶中天地”格局的不断强化和“壶中”各种艺术手段的不断完善。“壶中天地”格局的强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日益式微的结果,宋人当然不可能阻止这势头。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这“壶中天地”构建的更为完整,更富于艺术的魅力。宋人后无来者的艺术才华正是因为有了这客观的需要,才可能在造园中发挥得那样淋漓尽致、无比精美。

2.6 明清

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古代造园作为这个社会形态的艺术体现,也必然步入发展的末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宗法集权制度渐渐走到发展的尽头,随着国力衰竭、自信的丧失,文人们虽然不时还要自拟“鲲鹏”,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甘心作蜗牛、尺蠖之类。于是,必须在一个较“壶中”更小的栖身之所建起仍如其旧的大千世界,并使“天人之际”宇宙体系和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体系得以包含其间。因此,“芥子纳须弥”就成了在造园中普遍追求的意趣。以天象地、包山蕴海为设计表现手段的皇家园林几经沧桑,至此也露出末世的气象。即使是圆明园这样的大型宫苑,也仍把“芥子纳须弥”作为基本空间设计原则。这意味着皇家气势的彻底丧失。总之,不论是清皇家的大规模造园活动还是明文人在“拙政园”中以高仅盈尺的小土丘象征海中三山,都同样无处不表现古代造园晚期由“壶中天地”到“芥子纳须弥”的必然发展趋势。具体的造园设计方法虽有新的发展,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更充分地显露出中国古代造园体系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和加剧的只有深化而无广化的弊端。

2.6 小结

由上述不难看出,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国古代造园发展史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高度延续与完善的、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程。中唐前处在该理论体系的架构阶段,尔后不断吸取诸家之长来充实发展自己。一旦建立就不再有任何广度上的扩张,而仅仅是在深度上的不断自我完善与强化,最终导致生命力的衰竭。

3 分析与比较

中、西方造园体系都是对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断适应的结果,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性及其逻辑上的必然性,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造园并不是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相互之间都有着本质的联系。如同社会的发展特征一样,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对上一阶段的有意识的反动,都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在指导设计思想原则上,即使在每一个理论体系中都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的影子,但又都是一个为我所用、一个扬弃的发掘与继承的过程。就在这种不断自我否定中,西方造园得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完善自己。中国古代造园,表面上也同西方一样有着各自的历史阶段,但就其发展过

程与理论的多样性而言,只能相当于西方造园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在其理论框架确定以后,只是对其不断的深化、细化,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最终使之日趋渐微的精致,在形式上越来越繁杂、越来越装饰化,而内在的生命力与思想则日渐萎缩。相比之下,西方造园也许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东西比我们更精美,但其本质却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内涵是在不断地扩大的。自从英国风景式园林诞生的那一天起,西方造园就明显在设计思想上与我们拉开了距离。

中国古代造园之所以走上如此发展之路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首先,这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是密切相关的。由于西方的历史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交替的历史,每一个新历史时期都是对上一个阶段全面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作为其社会思潮代表的造园活动也必然是一个相应不断质变的过程。而中国古代自秦始皇后,封建制度一成不变地延续了数千年,其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正因为缺乏一种整个社会的自我否定,才使得中国古代造园仅仅始终一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无质变,因而不可能有着西方造园那样诸多的、成体系的设计流派,也不可能在整个封建社会日趋灭亡的情况下,独自地得以延续发展。因此,中国古代造园的发展必将在明清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走到尽头。

其次,这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就是统一的宗法大帝国和君主集权制度在秦以后两千余年中的始终延续不替,就是社会形态中所有的因素,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抑或艺术文化的,都始终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决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集权制度对文人阶层的绝对制约是产生于社会形态特点的必然客观要求,是保证中国封建社会机制正常运转、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文人本身)在社会形态允许的范围内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集权制度本身又必须依靠文人的参与才能得以正常运作。由此,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决定其集权制度与文人阶层必须是两个相互平衡、相互依存的矛盾;前者对后者的绝对制约和后者相对独立的意志、道德、人格、感情、审美等等,为了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包括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审美情趣、生活内容等)达到社会机制所必需的程度,文人阶层就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和消极方法——隐逸文化。其出发点和具体表现形式的核心,在于维系传统文化体系所必需的文人阶层相对独立的地位。由于园林是文人隐逸的基本条件,也是隐逸文化全面发展的基础(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天地以实现独立人格的完善和保证独立人格理想的世代延续),其设计艺术的成熟与文人隐逸之风的发展是互为表里的。造园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并不是“清风朗月,河英月秀”等山水自然景观,而是“曹官绂冕者”对于“逍遥偃傲”的绝对需求。因此,古代造园体系必将在清朝随隐逸文化一起走到尽头。

最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从自然环境来看,中国的西部是渺无人烟的雪山戈壁,东部是浩瀚无边的茫茫大海,使得与其它先进的文明体系之间的相互交流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积极支持与倡导,仅靠民间少数自发的行动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6]。唐玄奘的白马不但驮来了印度的佛教文化,也促成了造园设计思想多样化的发展,使寺庙园林成为古代造园中相当有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自中唐以后,由于封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一朝不如一朝。统治阶级由于害怕自己地位的丧失,因而也就不可能允许有任何大规模的与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整个封建社会的软弱无力也使得整个文化思想开始自我禁锢、自我封闭。由于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工具的儒、道思想的长期稳固统治,使得文化本身也不再具有竞争的自信,害怕“异端邪说”对其地位的威胁。这使得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此时根本

不可能得以实现。为了维持其存在合理性的功用,使得中国古典文化在每一次遇到生存危机时都无法借助于外部的新鲜事物来解危机,故只能是对先哲们思想的再一次发掘,用深度上的发展来代替广度上的发展,最终形成一张用各种先人理念编织的高度完善、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的足以禁锢任何新鲜思想的理论体系。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物质体现,古代造园中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越来越彻底地融入整个体系之中,都被置于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制约关系之中。每一个要素只有在这一个体系中才可能得到发展,而它发展的全部内容就是如何在体系中更精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能量以使体系更加缜密、完整。这种体系与手法间的恶性循环长期延续的结果,使其二者都越来越彻底地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和活力。其具体表现主要有:手段上穷极变化的努力终于使园林面目日益繁琐不堪;‘壶中’的百般变幻本身亦走向反面,造园艺术被自己的结晶——丰富的艺术程式所支配、窒息而日趋僵化;造园艺术体系的高度和谐完美走向反面,日益为急遽增多的庸俗与不和谐因素所阻塞,在设计上由总体的把握沦落到细部的琐碎。

如果要使中国造园的发展走出古代造园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自我陶醉的怪圈,使之在现今的综合环境中得到继续的发展,使中国造园体系得到延续,我们认为至少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造园,要有分析、有批判。不但要对形而下的具体的设计手法进行分析,更要对那些形而上的设计思想原则进行透彻的、历史的分析,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哪些是真正的精华、是应该继承的,哪些是不合时宜的、是应该坚决抛弃的。从以上的分析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造园的发展是有着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新中国造园与古代造园在设计、欣赏的主体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因为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造园是少数封建文人用以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消隐于都市中的矛盾心态的产物,其设计、欣赏的主体必然是那些有着良好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素养的文人墨客。由此,才有了中国古代造园设计中那种深邃的、不直观的、耐人寻味的意境。而在现今社会中,无论是园林的设计人员还是园林鉴赏的主体——社会民众,都不可能普遍再有如此深厚而全面的中国古典文化素养,致使中国古代造园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现代的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清晰明了的园林设计语言,是直截了当的回归大自然的感动,而不是那种以石象山、以池象海的隐喻。只有抓住了中国古代造园的实质性的、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设计思想原则,才能真正对中国古代造园中众多的具体设计手法进行取舍。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造园真正地在设计思想上得到延续,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依葫芦画瓢,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发展。

其次,在设计思想上要有否定的勇气。不但要有否定先人的勇气,更要有否定自我的勇气。任何一套设计理论的架构与成熟都是建立在否定与自我否定这一基础上的。否定的勇气是一切理论发展的根本而必备的条件。如果计成没有勇气去否定‘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这句流传于古造园界的老话,哪会有如今被我们奉为宝典的《园冶》。要超越古人必定要有否定前人的勇气,正如计成所说‘变而通,通已有其本’。在当今的园林设计上,必须摆脱‘白墙青瓦,堆石砌岸,小桥流水’的框框,大胆地应用符合于这个时代的材料、形式、思想原则,大胆地把西方造园的精华拿过来为我所用,在扬弃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国造园事业。如果大连的城市绿地仍拘泥于假山叠石,杭州的太子湾仍流连于白墙青瓦,就很难令人想象其最终的效

果是否还能如此动人,如此地具有现代气息。

总之,在当今园林设计中,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去制造“假古董”,必须用现在的园林设计语言来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园林,真正使造园史得以延续不断,前不负古人,后不负子孙。

参 考 文 献

- 1 针之谷钟吉著. 西方造园变迁史. 邹洪灿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14 ~ 16, 44 ~ 47, 57 ~ 63, 99 ~ 141, 157 ~ 182, 216 ~ 256, 349 ~ 354
- 2 任晓红. 禅与中国园林.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5: 1 ~ 63, 110 ~ 153, 191 ~ 224
- 3 国家教委高教司. 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5 ~ 32, 50 ~ 72, 301 ~ 331, 418 ~ 430, 443 ~ 460
- 4 王 毅. 园林与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83 ~ 496, 612 ~ 744
- 5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1 ~ 20, 37 ~ 42, 58 ~ 62, 89 ~ 98, 178 ~ 184, 331 ~ 340

Development of Landscapings in China as Seen from the Comparison of Design Ideolog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of Landscapings

Zhou Ke

(Xiamen Inst. of City Planning & Design, 361004, Xiamen)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a comparison of guiding ideolog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history of land scaping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Chinese ancient landscapings changed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d puts forward some personal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deology of landscapings in China hereafter.

Keywords landscapings, landscape design, city planning